

20世纪末
中国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卷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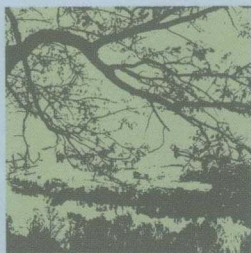
20SHIJIMO
WENXUE
ZUOPIN
JINGXUAN

某 · 述平

爱情错觉 · 姜丰

青城之矢 · 赵德发

.....



爱情错觉

下

从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
——头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
大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

白烨 雷达◎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世纪末
中国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卷2

某·述平

爱情错觉·姜丰

青城之矢·赵德发



爱情错觉

白烨 雷达◎编选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爱情错觉

编 选:白烨 雷达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话:86012927)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6.5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7-0991-9

定 价:89.80 元(全三册)

目录

CONTENTS

溺	周大新/1
某	述 平/41
情幻	张 旻/122
爱又如何	张 欣/173
爱情错觉	姜 丰/224
父母爱情	刘 静/260
行色匆忙	阎连科/322
青城之矢	赵德发/381

1

目
录



十五

我长到女孩子的黄金时节，被人像举接站的牌子那样接待了几个主题很突出的青年男子。实话说，还真有几个挺像样的，但我心里老有那么一种感觉，认定这中间少了一道程序。我想，这大概是我母亲的一箱子“毒草”把我惯出的毛病。好朋友们眼睁睁地望着我往老姑娘的行列里大踏步地迈进，都痛心疾首地问我，你到底想找个什么玩艺儿才肯罢休？我一笑说，不知道，骑上毛驴子看帐本，瞎碰吧。

真应了那句古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家伙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冲我龇牙咧嘴地坏笑！噢，那种怦然心跳面若桃花的感觉，真他妈的绝了！

问题是，他那种坏兮兮的笑有点儿麻烦。恐怕，我母亲那一关要过去是相当费事的。我实在怕我那严格要求严格把关的母亲，我知道这事百分之九十要黄在她身上。那样的话，我虽然不至于像小姐那样为他吞下一瓶子安定去医院的急诊室里洗胃，但长时间的闷闷不乐甚至终身不嫁的可能性却是有的。我也别指望能取得我那厚道慈祥的父亲的同情和支持，我认定我父亲对那坏兮兮的笑不感兴趣甚至会大倒胃口大跌眼镜。

我想写信是解决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的，弄不好我的母亲会赶到我的部队给我的同事和战友们搞出点茶余饭后的笑料来。我决定探家去，鼓起勇气面对面去争取我的幸福，拯救我的爱情。

二十天的假，张了十几天的嘴也没把顶在舌头尖上的他给抖落出来。眼看假期告急，我想，死猪不怕开水烫，何况他都被烫过一回的，再拖出来烫一次吧！

我挑了个日丽阳高的好日子，瞅着母亲脸上的气象跟天气差不多，心一横，就说了。

313

父
母
爱
情



妈，我有男朋友了。我说。

噢？母亲从她的宽边镜框后边看我，像奇怪我竟然也会有人稀罕一样。

这让我很生气，我换了口气很硬地说，这人你认识。

噢？母亲又噢了一声，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一览无余地望着我。

噢什么，我不该有男朋友吗？我气愤地问。

母亲不经意我的气愤，她望着我的眼睛问，是谁？

王——海——洋！我一如当年的小姐，胆略像，气概像，连吐出来的名字也像；不光是名字，其实我俩说的是一个人！

母亲有点奇怪，仅仅是奇怪！她问我，噢，你俩是怎么搞到一块的？

我被这不三不四的“搞”字搞得很恼火，我觉得母亲简直是在亵渎我的爱情！我火气很大地说，我俩怎么搞到一块去的你别管，你只说你同意不同意吧！

母亲一脸的轻描淡写，她说，你们都大了，这事该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们同意不同意都无关紧要。

热泪一下子涌满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满眶盈盈欲滴的眼泪弄得我异常地狼狈，我快步逃离了我的母亲，我不愿让她看到我的眼泪，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想！也不愿！

我躺在床上，把胳膊盖在眼睛上，像是要阻止汹涌澎湃的海水，又像是要遮盖这份软弱。我心里说，我真他妈的倒霉，什么东西到我这儿都是凉的！生我的时候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懒得给我起，胡乱叫我老七，把我叫得像个土匪。这一辈子的婚姻大事，管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管得带劲着呢，甚至差点管出条人命来，怎么到我这，连管一管的力气也没了？我真他妈的不招人待见！

父亲回来了，我听不清母亲在跟他说些什么，但一听那压低了

的鬼头鬼脑的动静我就知道母亲一准是在说我和王海洋的事。

果真，父亲抬高了声音说，王海洋？哪个王海洋？母亲的啾啾声。父亲又高着声说，王海洋？！那执绔子弟，并坚定不移地把执绔叫做执绔。

此刻对我来说，执绔和执绔都问题不大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这个执绔或者执绔子弟是否能被通过。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准备去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以我正在自学的那点电大中文系的功力，我觉得对付一个农村出身的没啥文化的经常念错字白字的父亲还是有把握的，别看他是个堂堂的政治委员。

我走到客厅门口，听见我母亲已抢先一步正在替我做工作。母亲的声音依然压着，但让站在门口的我听清是不成问题的。我听见我母亲劝我父亲说，你老糊涂了？你不知道这事是管不好也管不了的吧？弄得不好，黄鼠狼没打着，鸡也被拖跑了，你还要沾得一身臊。

听听，听听！这像是亲生母亲说的话吗？这分明是后娘在唆使亲爹！要不是我的面孔跟我母亲的像是一种版本，我到医院去验血查血型的心都会有了。

好在我的假期就要结束，让我把这一肚子气都撒在那猴子身上吧！

王海洋瘦得依然。我蓦然回首的时候，他北大研究生毕业并留校当了老师。我说他，王海洋，你不适合讲现代文学，你适合讲生物学，讲人从猴的进化过程和偶而的返祖现象。

我跟王海洋结婚的时候，人没回去，只打了个电话通知了他们一声。我说我们要旅游结婚没多少假期就不回家了。过了几天，一张五万元的汇款单到了我的手上。我父母在单子上除了写全了我的部队番号和姓名外，其它一字不提。不知是给我的陪嫁，还是鼓励我去热爱祖国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理解成后一种，把原



先预定的旅游线路图扩充了一大半。我的丈夫王海洋深有感触地说,有钱真好,有钱就可以扩充疆域拓展航线!

两年后,当我的肚子即将挺不下去的时候,我突然对生产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恐惧。我觉得,要把孩子生下来身边只有一个瘦猴似的丈夫实在是件挺吓人的事。

王海洋跟我也同感,他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热锅上蚂蚁一般一个劲地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白着眼珠子答他,怎么办,让你妈来!

王海洋这时的妈已不是那时的妈了。那个亲生的病妈早在他初中没毕业时就不负责任地走掉了。这时的妈是他不再当司令的爸爸后续的。王海洋跟他的后妈互相不待见。他把脑袋摇得如风中疾草,对我的提议全盘否定。过了片刻,他突然来了灵感一般,大叫,对了,叫你妈来!

上帝!亏他想得出来!叫我妈来?我妈是那伺候月子的人吗?

到现在,我同我父母已将近三年没见面了。我嫁了王海洋后,好像有许多因素不便回娘家去了。我母亲那自不必细说,我父亲对王海洋“执拗”的印象也是铁案一桩了。最难堪的是我那几乎为他殉情的小姐亚琼。虽然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但小姐见到他会是怎样的情形我把握不准:旧情难泯死灰复燃是我不愿看到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也不愿目睹。王海洋像王母娘娘划下的那道银河,把我同我娘家的往来隔断了。我同娘家的关系像前些年海峡两岸关系那样,只通邮,不通航!

在一切为了孩子、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下,我们两口子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我拨通了干休所娘家的长途,嘴里抹上蜜,拐了半天弯,把我们的迫切愿望给捅了出来。

想不到母亲在电话那头十分干脆,说行呵,我们收拾收拾

就去。

看着王海洋兴高采烈的德行，我提醒他，哎，你可别对我妈抱太大的希望，你该干什么还要干什么去。

王海洋忙说，那是，那是，你妈是什么人还用你说！我在你妈身上得到的教训比你多，我只是让他们来给我壮壮胆罢了。

我见到我父母那一瞬间，有一种喉头哽塞的感觉。我一直以为我出来当兵早，独立性比较强，对父母的依赖比较少，对他们的感情好像没有人家孩子那样缠绵悱恻。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父母毕竟是父母，我实在跟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我平时没有特别的注意和体会罢了。

父亲几乎没什么变化，七十多岁的人了，精神好得不得了，保养得极好的胖脸上竟有婴孩般的光辉。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也不显疲倦。父亲上下打量着我，用他那改不掉的山东鲁西北口音说我，好哇老七，你也要当妈了，真快呀！

我望着我的母亲，突然明白：我喉头的哽塞，我内心的那份伤感，全是因为她！

三年！有多久？母亲为何变得如此苍老？那笔挺的腰板呢？那一头的青丝呢？那光洁的额头呢？那炯炯的双眼呢？哦，我那年轻的、美丽的、高贵的青岛母亲呢？

我穿着摘掉领花肩章的黄军装，最后一颗扣子被硕大的肚子撑得紧紧的。母亲上前弯下腰，解开那颗扣子，说我，这不勒着孩子了吗？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像断了线的珠子，想止也止不住，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我，说，瞧瞧！多大了，要当妈了，还动不动就哭。

我看见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不再纤细，不再白皙，那上边有条条青色的血管，略





显粗糙，像我见过的大部分的操持家务的母亲的手一样。

我住的是筒子楼的两间房。父亲洗了把脸就开始熟悉周围环境了。他从堆满了煤气灶具厨房用具空纸箱子烂床板子破桌椅板凳的狭窄的走道里倒背着双手迈着四方步从这头往那头溜达的时候，那气派的后背，把我的邻居们都给搞糊涂了，以为是哪个大首长下来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现场办公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来了。

父亲回到我们屋子，对我们发表观后感，他说，你们说，这北京哪好？啊？人挤人人擦人的，你看这住的房子，那头放屁，这头闻臭味。你说怪不？还都愿往北京跑，北京有什么好？老七，你说。

他突然想起什么，对王海洋说，你们这公用厕所不行，蹲坑，我恐怕不习惯，蹲不下，也蹲不住。

王海洋眼珠子转了半天，讨好地说，爸，你看这样行不行：外边有卖便桶式木椅的，买一把您凑和一下。父亲想了想，点头同意，说，好吧，就凑和一下。

我的母亲马上开始检查我的产前准备工作。她指着王海洋买的一次性婴儿纸巾批评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就知道图省事，这个给孩子夹在腿里能舒服吗？将来不就成了罗圈腿了？洗几块尿布能累着你们？她从提箱里拿出一摞旧内衣内裤扯成的布片，说，还是这个好，又软和又吸水。

海洋，母亲在叫王海洋时，那声调慈祥得不得了，像叫我的一个哥哥她的一个儿子，像她对他从没有“癞蛤蟆”和“酸狐狸”的前嫌一样。是母亲老态得对往事一概记不得了，还是母亲老道得对旧事一概既往不咎？

母亲说，海洋，老七生了以后，你跟你爸睡那屋去，月子里我跟我娘俩睡。月孩子闹得很哩。你也不用请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别耽误了工作。

母亲略显粗糙的手整理着尚未出世的孩子的小东小西，嘴里

絮絮叨叨些家长里短，那样子，真像个妈样子，像别人家的慈祥的妈妈一个样子！

我跟丈夫王海洋对望了一眼，双方的眼睛撞击出一片火花，两汪泪水。

十六

晚上躺在床上，我问丈夫王海洋，我妈说话时你老看我干嘛？丈夫王海洋答，你不老看我怎么知道我老看你？

在舌头上，我永远不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丈夫的对手。我不在这个问题上跟他纠缠，单刀直插主题。

哎，怎么回事？你说我妈这是怎么回事？

王海洋平时老爱在我面前摆北大学子的谱，对我送上门的虚心讨教自然是不肯放过的。但这次他显得很慎重，足见他对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他抚着我隆起的肚子，像一个慈祥而负责任的父亲，深沉得可以。他想了好长时间，才说，这大概是一种角色互换吧。

我注意到了王海洋用“大概”和“吧”这样一些很谨慎的词汇，这又足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北大学者王海洋接着这样探讨说：你的父亲秦得福跟你的母亲安杰从他们结婚那天起，就开始了相向而行的漫长的、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他们各自向对方走去，各自向对方靠拢，他们走呵走呵，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眼看着就要胜利会师了，却来了个倒霉的擦肩而过。这样，你的乡下父亲秦得福走上了城市的柏油马路，而你的城市母亲安杰却走进了乡下的田间小道。

这是现象！我说，根据呢？你有理论根据吗？

王海洋很深入地看了我一眼，啧啧地夸赞道，到底是北大学者的老婆，跟别的女人就是不一样！不满足现象，还要探究理论。



我笑骂，别不要脸了！干什么都要捎带上你自己，别打岔，说理论根据！

这根据嘛，王海洋拖着长腔，显然在临场发挥。他想了半天，突然兴奋起来，道，啊！有了！你记得那句“润物细无声”的古诗吗？说的就是你爸你妈这种现象。他们互相滋润着，也就是互相影响着，悄无声息，连他们自己也觉察不到。你父亲对你母亲是“引黄灌溉”，你母亲对你父亲是“引滦入津”。这样，你母亲就成了农村的土地，有了黄土的质朴，你父亲却在城市饮用水的处理中，成了有漂白粉味道的自来水。

我疑惑地望着王海洋，怀疑说，是吗？见他如饿鸡啄米，暂且信了他的。

沉思了半天，我后来一声喟叹，喂！我妈怎么这么倒霉！这年头人家都在农转非从农村往城市挤，怎么就偏偏她一个人倒行逆施去上山下乡了呢？

王海洋嗨嗨地直乐，说，我看你写小说吧，别看你的语言不太规范，但用词还是挺大胆别致的。现在小说不用规范语言了，要的就是你这种胡说八道。

我用脚踹他，骂他，滚蛋！敢情不是你爹你妈，你躺着说话不腰痛！

王海洋用手拥着我，劝我，你还真替你妈难过呵？你妈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挺好的吗？絮絮叨叨随随和和的，活得多轻松。哪像她以前挺着个腰板紧着张脸的，多累？现在返朴归真是一种时髦，你懂不懂？要难过你该替你老爸难过，你看他现在变得这个毛病多，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上个厕所还蹲不下了，累不累呀！

见我还要开口，王海洋忙拉灭电灯，在黑暗中说，你省省吧，父母的爱情根本用不着我们作儿女的去评论。

不一会儿，王海洋的瘦嘴里就打起了欢快的呼噜，我却没有一

丝的睡意。我就想不明白，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行色匆忙

阎连科

322

我死时刚好 20 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弱不禁风的年龄露水似的一碰就落，滴答一声响，碎裂开死在了那边，却活到这边来。我来找叶子。叶子这名儿其实有些讨人厌，让我闻到一股秋后枯败的气息，一丝淡淡，常使人想到村头弥漫的牛粪味。有一阵，提到叶子我就吃不下饭，倒胃口，恶心她。可后来她为我怀了孕，肚子圆鼓嘟嘟，丑陋又耐看，因此我就原谅了她。我这人生性宽宏大量。宽厚和善良是我的本能，不信你满可以去问那边那世界。那边世界上留了一地我善良的证明。当然，也可以来这边问叶子。这边和那边一模一样，都是一隅天地，天老地荒，有山有水。我在耙耧山脉的村中找到了她。她正在一间草房中为我生孩娃，月子血的腥味红绸带一样把我牵进了屋。屋子里很凌乱，棺材型，木墙壁，塞满了叶子青青紫紫的叫。我说叶子很疼呀？她拉着我的手，脸上荡漾着幸福欢乐的光，粉红着一亮一亮，照亮了我的心。我把目光搁在床中央，中央隆起的山头正有生命活动着，似乎那儿正酝酿着一个火山爆发口。火山爆发我是在那边看过的，电视上。这边没有电视了，只有树、草、庄稼、房屋、田地、河流、叶子和我。

别的到这边过活的人我们不相识，可他们都说他们原来和我们一个村，或说同住在耙耧山梁上。一道山梁上一年要死许多人我们当然不相识。他们是生老病死，我们是悲欢离合，压根不是一码子事。叶子说襁呀你看啥么？我说看你的肚子哩。她便笑了，桃花烂漫，红红艳艳，湿津津的笑。

她说，你摸摸，襁，你摸摸我肚子。

我说，敢吗？

她说，你的，敢哩。

我叫襁。活着时都说这名儿好，能消灾保安。其实，屁也不是。既然名儿好，为何还让我生在耙耧山脉呢。为何不让我生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这四个城市有三个是国家的直辖市，二年级课本上写着的。生不到城市县城也行，镇上也行，至少赶集不要跑三十七里路。可他们硬说这名儿好，硬的就像一棵棵老榆树。

要不是这名儿你能当村里的团支书？鬼。

我无言以对。我一下学就当团支书。村长说襁娃，你过来。我走过去村长就拿目光在我身上割了一个遍，说毕业啦，我说毕业啦。

材长说，当团支书吧。

我说，当村长、支书还差不多。

村长说，你娘的，慢慢着来。

我就当了团支书。我是当了团支书以后死了的。叶子说，襁，咱俩死了吧。我说要死你去死。叶子说你不死我为啥要死哩。我俩坐在耙耧山脉的山梁腰，有落日、有晚风，麻雀唧唧喳喳叫，收工的村人，从自家责任田里走出来，踩着我们的脊梁从山梁顶上走过去。叶子依在我怀里，我一把一把去她的胸上摸，就像女人们秋季去棉地摘棉花。风把她的头发撩到我的下巴上，痒痒酥酥，忍不住我就得去她的胸上摸。叶子说，一个山梁上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





的人。我说都睡过了你犯啥儿真。她从我怀里挣出来，眼睛盯着我。

她说你到底娶不娶我呀。

我说，摸都不让摸。

她说，不娶我我去告了你。

我笑了，仰躺着望了天。天和我脸平行着，一蓝一蓝耀人的眼。告吧，我说，告了一世界人都知道你和我睡了觉，别说不娶你，猪都不娶你。叶子又坐到我的身边来。她不得不坐回到我的身边来，脸色灰暗，没有前途。她不说你摸吧，可她把我的手拿起来放在她的胸脯上。我在她小馒头似的奶上捏一下，学了一声小鸟叫，忽然坐起来，抓了两把土。黄土细碎，沙样从我的手缝流出去。我看见她眼上挂了两滴泪，我说叶子，你这妞咋这样没出息。她说我咋办？我说啥咋办。她说我上了你的当，我和你睡了觉。我说睡就睡了吧，今儿黑我还在那屋里候着你。她说我不去，死也不去，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我再也不去啦。

我说，不去就能变回处女了？

她说，襁哥，你到底娶我不娶我。

我说，他妈的，我想出去跑生意。

她说，襁，你不想当支书啦？

我说，×，支书能值几个钱。

叶子盯着我，十七岁的脸上，飘荡着没见过世面的迷惑。她十七，最远的路程是每月去镇上赶一趟集。错了。她还去过一次县城。她爹偷东西，抓走判了一年刑，在县城劳改时，有年冬天她去给她爹送棉袄。我说你以为我真想当支书呀。她说，你要我和你睡时不是说你立马就要当支书？我说我又不想当了，她说不想当你让我和你睡啥儿觉。我说支书真的不值几个钱，我想去外面闯些钱。她说带我吗？我说累赘。她就又哭了，哭着说我今儿黑还

去那屋里找你吧。我心软了。吃亏就吃在善良上，我说你找我了，我出门就带着你。她说可我娘从娘家回来了，半夜前我必须得回家。我说我还得去村委会开个集资会，早去早回，多睡一次得一次。我俩分了手，黄昏便来了。落日如水，最后一抹儿从我脚下收走，涂到叶子远去的后肩上，把她的头发染成了红铜色，在半空荡荡下了山，入了村，回家了。

我的手从被子下面伸过去。叶子的肚子很滑润，圆凸凸隆起一个小山包。手指爬上山顶时，有人在山内踢了我。我浑身上下一个颤动，知道那踢我的是我的孩娃，我说我是你爹呀，他在她肚里便歇着不动了。上床歇着后，我说你怎么会怀孕。她说我咋就不会怀孕哩。很早我们在云里雾里时候这样说。说怀孕她就怀孕了，弄得我措手不及。真是的，女人真他妈没出息，说怀孕就把肚子高挺着。我说过，我这人本性善良，要不是她怀孕我就算在那边活在人世上。可这边也挺好。空气湿漉漉的，含了腥鲜的土味，人都面善如我，碰上头，素不相识也问路。再说，叶子要为我生孩娃，我就不能不过来。在学校时，书上就说要与人为善。我一辈子都与人为善。我把手从叶子的肚上往别处摸去时，我发现，她的肚子表面润滑，如云样从我的手缝流过去，可内里，忐忑忐忑，如山梁上不平的路面。我把手停在一颗坚硬的卵石上，像抓住了河水的一颗鲤鱼头。她说你轻些。我问是啥呀，她说是你孩娃的头。我的手软了，一股热流轰然泻遍我全身。我竟抓住了我孩娃的头。我的面孔僵住了。娘的，我竟捏了我孩娃的头。松了手，我抚摸着那一块白云似的嫩肚皮，沉默着，等待一场山洪爆发。果然，真的是果然，我松了手，我孩子将叶子的肚皮用力顶一下，我的手便如从弹簧上一样弹起了。他还活着。我以为我把孩子捏死了。他似乎要挣出来，一阵拳打脚踢，使叶子凸一块凹一块地叫。月子血的气息在屋子里一波一浪地流，叮叮咚咚，泉水样响了一世界。叶子